

這時代的詩歌

茅盾

在廣州，最近出現了不少的歌。說大時代的詩歌，單舉我所讀過的，已有蒲風的「抗戰三部曲」，林漢平的新的大陸，黃寧嬰的九月的太陽，青島的「奴隸的歌」，雷石榆的國際縱隊，客籍的時代進行曲，溫流的「最後的吼聲」，各報的（起義的歌），單凡八種。而散見於各報各處定期刊尚未結集算一種，或已結束而未出版如石榆之近作「華南我保衛你」，尚不能計數。

不但在廣州，即以全國而論，抗戰半年以來文藝作品最活躍的，也是詩歌。

有一位朋友曾說過這樣的話：「炮火使我們的血液沸騰，狂烈的鬥爭使我們的靈魂震撼，可歌可泣的事太多，此時此際，只覺得非用詩歌這一形式便不够淋漓盡致。」這話就說明詩歌這一文體以前何以讓詩歌為最多。

中華民族正以血肉創作空前的史詩，大時代的戰士由來，就數詩人第一位。詩歌活躍於今日之文藝界就是極合理的事。

新詩歌已經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因為種種技巧上的限制，新詩歌在十多年來迴曲折經歷過不少艱苦，其間又會一度為風靡一時之技巧第一主義論者所限，而陷於纖巧，有形式之無內容。記得六、七年前，有人發為偏頗之論說：謂十多年來，詩歌無進步。現在降臨，時代的暴風雨來了，詩聖的暴風雨也跟着降，所謂洗盡鉛華，真是個特點。

目前的成果而言，已具備幾個特點：

一、書特書第一：是步步接近大眾化。詩人們所詠歌已，是全民族的悲壯鬥爭，詩人們個人的情感已是化於民族的偉大事務之中。

二、是並不注意於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從來只有形式而無內容的無病呻吟的詩歌，總是刻求工，然而結果它所謂技巧只是矯揉造作，雖悅悅耳目，但刻劃無益，彌覺可惜。只有詩人們為熱情所鼓舞，為偉大的時代所擁抱，以耳目節奏，心靈所感動，發出心聲，然後情緒與節奏，自然和諧，所謂不求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上舉各詩人之作品在技巧方面雖有程度之差別，但「不求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這一點則彼此從同。最後第三，是抒情與敘事並治為一，不復能分。這就是我們時代詩歌獨有的特性。

又說文藝的各部門中，詩歌最能擴大廣大的民衆。這一文藝的武器現在已開始發揮它的威力，它一定還要向前猛進。但是迄今為止，似乎出版家尚未改變其忽視詩歌之成見，這從廣州出版的許多詩歌集都是同人集資印刷而可得明証。這或許只是暫時的現象。我希望它只是暫時。

詩歌的新紀元到來了，祝福所有有歌詠抗戰的詩人！

一月二十日，於長沙

火炬點着了汕頭

當這敵人的魔手撲進了中華民族的領土，全面抗戰爆發了！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旗幟下，救亡的呼聲澎湃在每個血子孫，每個骨節，每個做奴隸的黃帝子孫，這時候是不能再忍下去了！於是萬衆一心的呼喊，着雄健的足步走上了爭自由的戰場去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狼毒的策筴。

在嶺東的油頭——一個南國的海島，它曾經在敵人的炮艦下掙扎着，潮汕的幾百萬民衆已築成了堅固的國防！現在華南雖然暫時可以聽見敵人的飛機，然而，汕頭似已抬起了頭來，像巨人似的復活了。

爲着激發全市民衆仇敵的情緒，抗敵後援會舉行了兩次歌詠巡行，在一月十五的夜晚是禮拜六晚，也是全市歌詠隊第三次出動的時間。夜。

季候雖然是十二月的寒冬，這一晚沒有刮着北風，天氣很和暖，月亮亮出了雲層，朗朗地清空地，幾顆小星失去了它的微弱的光彩。

「到青年會去聽歌詠！」今晚不是星期六嗎？

「那麼我們聽聽吧！好動人的歌……」

一路飛轍着行人的音調，清靜的外馬路滑動着一簇簇的人影，給街燈的光線射照在路上。禮拜天的鐘樓告訴了我們是七點。

一行三百多個救亡的青年小伙子，從汕頭青年會走出來總領隊是戰鬥時工作隊長張同志，他挺亮的喉舌張開：

「這一夜的歌詠巡行的節目，大家要注意的，一，義勇軍進行曲，二，保衛華南歌，三，全國總動員……」

銳長一聲的哨子，我們停止了個人的談話，嚴肅自己的隊伍，每個人有整齊的姿勢，英男有整潔的褲襠，個個有志氣的拍拍地走起步伐，向丁役的長街前進。

「請全體同志把火炬點着了。」

這一夜的歌詠巡行，我們準備好了火炬，一個人一把，聽了總領隊的口令，立刻地幾百把火把點光了。

「動員！動員！全國要總動員……」

隊伍從馬路上穿過去，一條街又一條街，每個救亡的團體都製成宣傳的旗子和布幅，畫出日本帝國主義罪惡的醜態，十字街口擠滿了人群，交通警察不能執行了他的職權，睜起眼睛在這對大夥子遊行者張着笑臉。

夜的街上閃爍着紅綠的燈，可是這種光芒已經給狂熱的火把掩去了，顯現眼前的就是紅亮的烈焰，無數鮮明的火花……「軍民合作保衛潮汕！」據護政府抗議到底！」「擁護政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市民、店友、工友、賣報的孩子，街頭的流浪漢……跟着我們舞起拳頭，宏大的聲音洋溢在人潮中和無邊的天際，救亡的怒潮捲起了驚人的呼嘯，十幾萬同胞民衆抱着一團，同一仇的決心，凝成一敵同流的洪流，發出他們的為

擬傷兵自詠十絕

任啟珊

不滅倭奴誓不還！生還何事在人先？若非折臂兼傷足，欲我歸時只凱旋。

去日神全體更全，歸時神體不依然？驚心碎人難見，身殘形殘易見憐。

沙邊臥後臥牀邊，畢竟身還意未還。心痛痛于傷處痛，何時與敵再周旋？

裏面吮血日如年！換骨調筋不羨仙。顯得神醫醫國病，吾僑雖病亦安然！

莫言吾輩劇堪憐！尚有堪憐人萬千！戰死者同論落者，堪憐何處去呼天？

斯得倭皇音級惡，依然還我舊山川。夢中樂極即忘痛，一覺人猶病榻眠。

傷兵慰問日聯聯，脫我歌聲肆我筵。莫怪國家酬烈士，聲音分豆萬斯年！

慰我諸君欲飲嘗，分錢寄去戰場前。餉豐械足軍心壯，早遂從兒死海邊。

原班一死在軍前，肉時為山血湧川。担架歸來非本願，徒呼負負意拳拳！

吾頭吾舌尚完全，吾力猶堪護主權。筆伐口誅摩頂踵，山能移去海能填！

保衛潮汕和保衛家鄉的
潮汕人該聯合起來
吼聲。
「民衆趕快武裝組織，保衛自己的田地山河！」
突然的，路旁擺賣香烟攤的小販也用飛眼舞也喊着。
這一夜，油頭咆哮了我們爲着強硬民衆抗敵的信念，而且要發揚民衆對於敵人的認識，便有油頭一般會化裝的表演，四個人裝成了東洋人，兵士，漢奸，轉移到化裝者的身上，猛地地理又來了幾聲沉痛的咒咀：
「漢奸你還有什麼面目見你的祖國？」

待痛飲

宋人議論未定，金河；此刻，豈是我們的從容地細細議論的時候！烈燄已在我們的眉尖舌頭，伸張的舌頭，着我們的一切！這些，我們將隨着一瞬，假若我們不趕快看！強盜已在那破窗，又在登進我們的屋宇，把火拿起室中的切，一把快刀，一根木，一張搶上去，衝上去！一把把拳頭揮過去，把把

「假如他真的是漢奸的話，我看老子總有點模樣給他看看。」
話說得氣憤憤地，但

好的，不，這個時候就是漢奸的末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小義勇軍巡行曲，我們也唱着了，雄偉的音樂配合年青人的歌聲，衝破深夜的死寂而要迎接黎明的到來。

像是風暴似的，狂濤似的幾千幾萬的聲浪震撼了渺小的三島。

把行列鬼子同老家去。

火的洋兒，火的光面，火的圖案，醒了廣大的人群，我們要活，要做救祖國的戰士，行着兩個鐘頭的路，圍觀的人民給歡歌隊帶來了幾千人，行人道上也排滿了黑的人影，我們的隊伍走過每家室的時候，樓上喝茶的人們扔去了茶杯，把腦袋伸出騎樓的窗口，敲着掌，表示熱烈的快慰。

接着，人群中子的嗓子又响了：

華民合作保衛潮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壯烈的口號隨風吹送

黃龍的時候再來痛談一切
即已渡詳細地，眼前，要往後，食袋的要搭，而消遊，發機燒。

他們的落堂，又來，趕，子一可拿的力。量雖是有限，但結果起來即

香港學生在整個的學生運動上，好像與國學生生脫了節的，更切實點說，在我們神聖的抗戰的烽火燃起以前。香港學生跟國內港學起限內港學的離得最遠的是難得的迅速然而自從民族的解放的抗戰爆發後，香港學生漸漸的覺醒了他們明白了他們的偉大任務，紛紛的起來担負救亡的工作，這証明了香港學生都是一樣的熱烈愛國，像國內許多青年學生一樣的青年組織便是力量。他們感到了組織的重要。

夜，漸漸地深沉了，總領隊已告訴散隊的時間到了，於是：「親愛的同志們！下次再見吧！」再見！」再見！」露出憤怒的火色。廿七、一、十六、汕頭

香港學生，在整個的學生運動上，好像與國學生生脫了節的，更切實點說，在我們神聖的抗戰的烽火燃起以前。香港學生跟國內港學起限內港學的離得最遠的是難得的迅速然而自從民族的解放的抗戰爆發後，香港學生漸漸的覺醒了他們明白了他們的偉大任務，紛紛的起來担負救亡的工作，這証明了香港學生都是一樣的熱烈愛國，像國內許多青年學生一樣的青年組織便是力量。他們感到了組織的重要。

無限期，但結不愈幹，會幹切地想幹，會幹地想幹，會幹的力量，好！一早拿起，今拿起，待病飲養一切！

的，此外尚有幾個學生是「香港學生聯盟」比較大的成員，是香港學生聯盟會（即「港學聯」）的成員，在數量上說，統一組織。它是在八一年成立的。雖然他們過去對於學生救亡運動很少去經和實踐，但幾月來，共得一萬多元，已先後派去救濟國內各慈善機關，或想籌款前線，最高原則上，他們已盡到相當的責任了。寒假他們都鄉派了宣傳隊到各鄉村去宣傳，想引起「出力」的原則。現實，已存在在積極籌備中，最近或可舉行座談會，誤的理論，和糾正錯誤的理論，打成一片。神聖的民族解放抗戰的烽火了，它燃燒着每人的血，香港學生是熱烈的起來了。


呂逸

個人的本領雖非全能，起筆即是全能。會想，只要能影響會幹的去，不會想的，儘管拚命快，這就是，只能依照會能的本領。

來！大家一攆起來的，一切，用起可用的快搶上去！衝上去！龍的時候，再來痛談

於竹園

廿七年一月十四日



退熱、消布去毒、洗掃毒、愈痢、咳、
行廣州太平南路、香港分行何里活道一七三號

非常時期請備非常良藥
光和**眼****鐘****墨****熊****膽****油**
 內外兼治。擦食咸宜。
 功效神速。
 各處有賣。總行：廣州十八甫。

每瓶三錢半重。祇賣一角 永泰正十字油公司（總行廣州一德中路）

正十字油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救亡言論，導救運消息。惟報輪開支浩大，以同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為大衆救亡，故不得不向愛國公衆，自由捐，捐款直接等或過期交本會，由該會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尚希注意。

救亡日報社謹啟

遊擊隊的構成條件

自從八路軍用遊擊的戰術平型關大勝之後，遊擊隊的名字，已深入了一般人的腦子，同時遊擊術也要求了一般人對於抗戰策略中的要素，於是報紙上常常會看到「某處將軍隊改為遊擊隊大創敵軍」，「某處有遊擊隊數萬，擾敵後方」，頗為得手」的消息，同時更有些投機分子，用收買土匪，聯絡流氓，自稱為編遊擊隊，還有非但不能作戰，反而擾民，還有些傷心憫狂的人，利用遊擊隊的名義，作為自我介紹入漢奸軍的工具，像上海對面的南匯縣就發生這樣的現象：先是大概有幾百個流氓衝入日兵沒有駐防的南匯縣，掛起青天白日旗來，自稱是遊擊隊，一般人知道，他們的計劃，並沒有派兵去趕他們，却叫同為首的去說，要他做該縣的維持會會長，

謂遊擊隊，對遊擊藝術者，對戰術藝術者正確的作戰採取這樣的假使抗戰堅持住，遊擊隊這樣的被出工具，那末，有瞭解它的，而認為是，揚棄不用，，不在抗戰的，條最優良而個莫大的特，定把它的特，的加以闡明，不可挽救的

與『匪』『民軍』之不同

爲首的說客應了，所也就熄煙消雲散。誠然，定武器落後的被侵畧的侵略者有頂頂的方式；而且我們有頂頂的作戰策署，才能把握與匪爭勝利性，可是與匪爭勝利性，現在再，作爲投機取巧的它的危險性一般應不利，因爲一般人沒正確性被走曲所蒙蔽種不可靠的策署而害而致於就滅了，那客中，就毀滅了，那有效的戰術，這是一個，所以現在我們細然與構成條件詳細地，免得將來造成危險，而且目前已經

有人對武裝民衆發動遊擊隊了懷疑和懼怕，可以說危險已經在萌芽了，因此我們更有識遊擊戰術與遊擊隊的必要，很簡單的說一句：「遊擊民衆組織最高形態的表現，不過來說施行遊擊戰署，也沒法產生靈活的遊擊隊伍」。因爲構成老游擊隊的第一因就是本部的政治幹部，第二，組織幹部，政治訓練幹部及技術人員，第三才配上當當軍保安隊，或與正規軍沒有軍的散軍，假使遊擊隊沒有姓參加，而僅僅是把正式軍爲幾段分散在幾個區域，那爲個隊就近就法執行游擊的，依然還是一種正規式的遭遇因爲遊擊隊最主要的特點，

(上) 村十嬰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非但能打成一片，在平時，它還是沒有軍隊形式的老百姓；只有這樣當地的民衆，才能極力掩護它，才能深知敵情，隨時可以給敵人以突擊創傷，但游擊隊不過是正式軍隊的分散，與老百姓沒有關係；那末在掩護這一點上，一定會得不到老百姓的多量的幫助，即使老百姓的紀律非常好，因得到當地老百姓的愛戴，可是，若生活環境的不同，語言的隔閡，事實上也能做到靜則爲民，動則爲軍的優良條件，這樣的遊擊隊，一定很容易的會給敵人消滅，如其軍隊本身紀律惡劣，不能得到當地民衆的同情，那它的危險區域了。

同時，施行游擊戰術區域的民衆，一定要有很堅強的組織，假使民衆還是一般散沙，甚至見了軍隊就逃進一空山，那末這些游擊隊，一定會變成荒山中的羔羊，沒有森林與草原給它掩護，結果一定會被猛獸吃掉。

現在又有些人憂慮游擊隊發動之後，怕控制不住，等到將來抗日戰事結束之後，會變成民元的「民軍」，或其他的「帮口」「土匪」之類，使將來不能收拾，以致後患無窮，我相信有這種憂慮的人，一定根本就沒有瞭解游擊隊的基特點，他們以為發動游擊隊是像前清招撫綠林強盜一樣，出錢收買幾個土匪頭目，使他歸順，或者收果一點地方上的遊手閒徒，地痞流氓，做做落草的工作，所以過去有些人曾奉命去武裝民衆，而結果只是做了些收買工作，領導隊伍的人都成了「打了一仗好升官發財」的投機士皇帝，隊伍的分子，也都是些一時沒有飯吃，暫時混混飯吃而已。

成千換層的臉們，
成萬破爛的衣衫，
舉落着幾把瓦晶晶的鋤頭，
拼命的抵抗天然。
到這時候你才會懂得：
農民的偉大，
生活的艱難！

就是這樣的黃石塊吧，
我們已吃了四五千年！
我們的血在這裡流乾，
爺娘的汗在這裡乾乾，
把這樣的地方送給日本？
我們真不甘心！

現在勁頭們既然不能種地，
就把它拿來保衛田園，
在隴北，在冀南，在陝晉，在浙皖，
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疆邊。
誓把日本帝國主義，
殺個半！趕個完！
奪回民族的錦繡河山！

抗敵的實力，已經在
舉行了。
把抗敵救國的力量普
遍地寄託在
這是很不錯
的一個辦法
的。事實上
，在日帝國主
義侵略下，如
果再不動員
民衆，武裝
民衆，國家
就非滅亡不
可。但是，
動員民衆決
不是一句空
口白話，也
不是多發幾
張宣言，多
立幾個祇有
表面，沒有
實際的抗敵
團體就算
有實效。我們必須很切實
地認真地把民衆動員起
來，使人人都能熱心參
加。

但是，要切實地認真動員民衆，使民衆都來參加抗戰，也得先具備幾個先決的條件，這幾個先決條件中最起碼的一個，便是迅速肅清奸商與貪污。因為這兩種人，都是動員民衆的最大阻力。說得明白點，都是壓迫民衆起來參加抗戰戰爭的兩種惡棍。這是有鐵一般的事實的。

一月十二日廣東中一
日報載本市新聞：「昨
油業友自八月廿九及
十二月廿日兩次參加抗
日巡行以來，榨油廠商
對工友日益仇視，關於
黨政當局通令參加巡行
應發之工資，雖經工會
方面幾次交涉請求，及
由黨部市政府秘書局迭
次命令廠商照給，但均
不執行，以致抗爭，

牽連，並拒絕失業工友到廠，向在業工友索食及按日扣除各工友按薪。工會方面昨晨派出理事到該廠與資方交涉，但資方拒不接見。」

同日誠報載：「省府據開平縣各界代表函陳維忠等呈控糧食業家違法貪污，濫派公債，魚肉縣民等情，當飭廉民廳查復。該縣長擬于大過一次。」又省府有奉吳川縣長梁昌漢，有率兵丁鄉追貧民公債，并搶奪二區糧食村民，余陳氏等三人情弊，昨特令飭第七區行政督察員等迅速澈查呈復。」

上面這兩條新聞，看來是非常普通的。資本家壓迫工人參加愛國運動，貪官污吏強派救國公債，從中搜括，這種事情在廣東全省以至全國各地，都在很普遍地發生，並且在日甚下地。事情的真實內容以及所發生的結果，對於長期抗戰的前途，便難免要不至而壞了。辛勞苦楚的農工大眾，在平時受盡各方面的壓迫，抗戰開始以後，他們的生活更加痛苦，簡直快將陷上飢餓的絕境，當局對於他們沒有適當的救濟，使他們沒有力量於後方生產，充實抗戰的實力，已經令人抱憾，現在一般奸商與貪污，更肆意地對工人愛國，強迫農民購買公債，刻扣工資，滋擾搶奪，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情況下，可憐的工農大眾，還能夠起來抗戰，還能夠國家民族，盡一份國民應盡的天職嗎？所謂的動員民衆在這種現象下，還能夠民衆得起來嗎？所以為了爭取民族的生存，動員民衆起來對敵奮戰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當前急務；而切實地

救亡工作在鎮東——

潮汕一帶，並不能像廣州那樣一望無阻地進行。事實顯示，黑暗的惡勢力，依然潛伏在每個個負有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之責的機關裡。他們無時不在放出獠牙，破壞統一陣容，阻礙救亡工作，處於此種環境下，整個的鎮東救亡工作，便被籠罩在黯淡的氣氛中了，尙有身為黨部要人，在公開講演中，居然毫無顧忌，大放其「中國章可亡於日，恐赤論」，同時，又大聲疾呼「消滅各黨各派」，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等等！而說這話的人，現在還安穩地，竟可任意拘捕救亡工作

陳超

經地坐在他的位置上，繼續唱他的謬調呢！救亡團體以及作救亡工作的青年，依舊毫無保障，「集會結社自由」云罷了，不過是好聽的名詞罷了！本月十五日晚青年救亡同志會在汕頭同濟中學禮堂開代表大會時（到會者六十四人），突被軍警強迫阻止，不准開會。救亡會請其派人列席旁觀或監視，也不准，致大會移至流產。同日，在市郊金砂區的壯丁訓練教育及助教，持槍搜查當地青救會等處。並將正在義務學校講書的會員三人，非法拘往鄉公所及區隊，扣留三小時，認爲漢奸，以一救官，可任意拘捕救亡工作

董工作團，最近都接着後援會訓令，改組易名。按此三訓令，改組易名屬於救亡會，對於訓令，不能不服從。××抗，把名稱全改成××抗，敵同志會，此什麼團，什麼會好聽得多。不過，據我所知道的，各救亡團體皆缺乏經費，平時就已够窮的了。若一旦改名，一切旗幟，會員徽章，徽號，圖章等，便須全盤改造。試問此一筆款項，叫誰負擔？何況這還是一「換湯不換藥」的把戲，又苦否來呢！

黑暗勢力人民間的存在，無法與人民間的隔閡，便無法消除，民衆無從動員，救亡工作便不能進展！所以我們熱切地希望政府迅速剷除這些障礙，使嶺東的救亡運動，在最近將來的重放光明的火燄！

你帝國主義的鐵牛，整日價吼呀吼！我們的飛機大炮，雖然沒有奈何得你，但我們老百姓的拳頭，我們是金鋼做成的，我們也打得透！

（二）海外的早市

來到離前線百五十里的後方，靜靜的河山伴着溫暖的朝陽，聞起了我們的幼年主人們，還不知道上海是同誰打仗！雖然牆上貼着宣傳品，要千百個救敵我們抵抗，但千百個關係祖國的兒女們，仍舊在街頭雨濕，他們把東線的陷落，只當作故事在講！

不過你若說他們真願做亡國奴嗎？這真是萬個冤枉！

（三）天國的江南

我遙望着這綠蔭原野的江南，更懷念我北地的萬里黃田，用血來下了種，年年長出來的米麥棉花，像一座金海銀山，年年長出來的米麥棉花，像一座金海銀山。